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六十三回 黜奸相朝野同歡 放外官叔姪返裡

話說魯道同夫婦領著媳婦及男女僕從等人，急急的連跑帶奔，轉過兩條衙門，已至蓮花庵門首。魯道同因何這般忙亂？他因見街市上人，百般笑罵，曉得平昔與他們結怨太深，怕的白白吃了虧苦，沒處叫屈。當這勢敗如山之時，只求人不找我，我還敢尋人去麼！現在到了庵前，心才放下。老家丁上前叩門，裡面道婆開門出來，詢問明白，入內通報。不多時，當家老姑子領著幾個徒弟接出，請眾人到內禪堂坐下。道婆送了茶，老姑子道：「小尼適才到東府裡去收月米，方知道相爺遭此大故。小尼十分驚恐，正欲親往府內探聽，卻好相爺同太太、少奶奶們光降。阿彌陀佛！天是沒眼睛的，相爺，太太，平日真正寬厚慈祥，也不曉得許多人感仰，單是我等佛門中的人，尤為受福。怎麼這位陳御史老爺亂說亂講的，上起奏折來？非是小尼說句不怕死的話，萬歲爺怎生也相信了，豈不要冤屈煞人？阿彌陀佛！相爺，太太，不要見惱，這也是年災月晦，數當如是。過個三月兩月，災退時臨，仍當重見天日的。我只怕陳老爺妄害好人，不當人子的，是要下拔舌地獄的呢！」

魯道同歎口氣道：「老師父，你們是知道的。我家大小人等，從不敢做一件非禮的事。連這班家丁們，我常恐狐假虎威，在外胡鬧滋事，都不時的查問，一有不妥即行革除。那怕他是多年有功的老家丁，皆不容情。惟有兩位少爺，後生家脾氣，未免口沒遮攔，隨心所欲，得罪人是有的。我若知道，非打即罵。他們也不過少年心性，各事爭強，至於越禮非分，那些無法無天的事，他們亦不敢做，我亦不容他們到這地步。而今少爺們年紀也大了，都做了官了，自己皆識得輕重，更外謹慎，不比從前。我還恐他們日久下來，舊態復發，仍刻刻防閒。二少爺在我身邊，無須交代，就是大少爺在江西，我一個月都有三四封信去。我也算怕人議論，饒不著還碰著這位陳御史，參我一本。現在我既不怨天，又不怨人，只要我居心無愧，皇天知道就罷了。」

老姑子聽了，暗暗好笑：「我不過替他寬解，故意說這些好話，他倒當真說他是個好人。罷罷，像你這樣好人，只求天老爺少生幾位，世上少許多人受罪呢！」外面仍滿面堆歡道：「相爺真乃大度包容，俗說宰相肚裡撐得船，竟一絲不錯。到了這個時候，相爺都不怪人，還是怨命。若是小尼們，沒說受這般天大委屈，稍為受了人家點子氣，明裡不能奈何他，背地裡燒香點燭，罵都要罵得他七顛八倒的呢！」說罷，又格格的笑了道：「我都胡塗了，我是個什麼人？怎敢妄比相爺起來。真正螢火蟲兒，想同十五的月亮，比光大光小呢！瞎談了半日，多分相爺、太太們還光光的餓著，我只顧說話了，真個該死該打。」遂一迭聲的叫道婆，「快快預備素齋，要比往常加倍潔淨精緻。」

老姑子一篇鬼話，連魯老夫人等都引得破涕為笑，忙說：「素齋可以不必，隨便什麼現成食物，取些來充充饑。你費了事，我們不安，也吃不了多少。」老姑子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小尼近來窮得幾乎，沒有飯吃，那裡還有上好的東西，不過粗齋而已。外面說著什麼潔淨，什麼精緻，還要加倍的好，那都是充大架子罷咧！太太沒信以為真，從來尼姑子的嘴皆是這般。」說罷，又笑了。此時，連魯道同都笑將起來。

少停，擺上素齋，雖然是幾色蔬菜，卻選精美適口。老姑子陪著魯鵬妻子，另外一席，又叫道婆邀眾僕婦去吃飯。大眾吃畢，漱了口，老姑子領著魯老夫人婆媳，到他臥房內，淨面洗手等事。魯老夫人趁閒即對他說明，要在寶庵打擾兩日，自當重謝。

老姑子笑道：「我的老太太，你怎麼說同我借住起來，可不要折煞小尼麼！平日問請都請不至，難得太太，少奶奶們光臨，也算小尼一點虔心。只要太太們賞臉，不嫌荒庵簡慢，房屋狹窄，多住幾時即是萬幸。太太若說要謝，小尼少倒不敢領，太太就賞了一萬八千，好俟小尼跳出窮坑，翻一翻身。」說完，笑個不止。又陪著魯老夫人們說了半日話，無非張長李短，一派閒文。少頃天暮，老姑子一面叫備晚飯，一面叫人收拾自己禪房，搬出來讓他婆媳居住。外邊客堂安了魯老的臥具。男女僕婦，亦預備群房他們住下。

晚飯後，魯老夫人與魯老商議，「須要探聽鵬兒何時起解，好措備點盤費，打發他動身。再則我們在此的用度，及明日回山西的川資，都不能不要的。如今抄完了，一時那裡去辦？」魯道同聽了，半晌方說道：「不用你多慮，我久經想下了，不過拚我這付老臉，同人家設法去罷咧！」坐了半會，各自回房安歇。

次早，魯道同坐了一頂小轎，往幾家至親與一班老同年好友處訴說，並挪借少許。又與他們計較，要冒死上一辯本的話。眾人聽了，都搖首道：「非是我等阻撓，目下賢喬梓身負重罪，又係父為子辯，似覺諸多未便。只有待天心回轉，那時還要旁人代奏，庶乎有濟。此時縱然上頭准了你辯本，那些棒屁股，打順風旗的一班御史，也不相容。以及原參的陳寶徵，更不放你過身。你的辯本無非申訴冤屈，你果真冤屈，陳寶徵不是誣參麼？從來御史參錯了人，原無大礙。其奈這件事情重大，關係多人，非同尋常風聞可比。你若辯明瞭，雖不傷他，他已有了處分，這個時候成敗攸關，誰肯讓誰？況且他才參你，你即辯白，分明有意文過飾非，上頭該准也是不准的。二來所參不止陳寶徵一人，顯而易見，有眾寡不敵之勢。依我等愚見，暫停一步，相機而動的黜奸相朝野同歡放外官叔姪返裡魯道同聽他們說得近理，不能勉強，只落得一罵道：「我與陳家本有舊隙，陳寶徵參我也罷了。這班人平時和我莫往莫來，毫無芥蒂，何苦夾在其中打我痛腿。他們只圖伏陳家的上水，捧臀獻媚的幫助陳寶徵齊心參奏，試問把我魯道同父子拖下了馬，與他們有何益處？真所謂安一經，損一麟。我魯道同就這麼老死故鄉，算他們造化。倘或萬一生機，蒙恩開復，有了出頭之日，再來此地，除卻他死我亡，我都要拚這條老命，將這班小雜種一個個斫下頭顱來，觀看觀看，方泄我胸中之恨。」咬牙切齒的惡罵了一頓，只好權為忍耐這口氣。另圖機會。又往各家走了一遭，仍回轉庵內。

各家早打發人過來問候，又送了若干物件。有送銀兩的，有外送男女衣服的，紛紛不等，皆視交誼之厚薄，戚好之親疏，送銀物之多寡。魯道同到了此際，也不作客套，一一收下，開發了來人回去，然後盡交與魯老夫人收起。魯老夫人當封出二十兩銀子，給老姑子先作大眾食用。老姑子推辭了一回，方肯收去。

魯道同又遣人到刑部監中，探聽魯鵬消息，並送了些銀兩，與他使用。去的人回來說：「二少爺在監中，倒也沒甚苦處。所有刑部各位老爺都瞧著老主人面子，也不十分難為，請老主人不必掛念。刻下專守江西巡撫提到，審問一堂，即可了結起解。」

魯老夫人等聽了，稍覺放心。

又隔了半月有餘，這日聞得江西巡撫已提解來京，訊明實在親供，又對了私書筆跡，及牛大保的供詞，皆覆奏上去。旨下：江西巡撫著革職，發軍台效力。牛大保杖一百，枷號通衢示眾。魯道同得了信，忙去刑部衙門料理。俟魯鵬起解時，到庵中一走。此乃瞞上不瞞下的事，人又得了他的賄賂，樂得做人情。

一日，堂上提出魯鵬，照數杖責，準例發遣雲南。又當堂點了兩名長解，給了行批，限剋日起身，不准停留。長解扶了魯鵬下來，即往蓮花庵來。可憐魯鵬從小奴才，何曾捱過這般刑法，打得皮開肉綻，一步一跛。魯老夫人見兒子這般形容，肝／歷寸斷，上前一把抱住，放聲大哭。魯鵬的妻子分外傷心，因見婆婆抱住丈夫痛哭，公公又在面前，不便上來，一陣心酸，頭昏眼黑，頓時暈倒。慌得眾使婢七手八腳的，把他抬到後面，灌了半日，方甦醒轉來。

魯鵬見母親如此慟苦，再見父母雙雙站在面前，皆是蒼蒼白髮。所生我兄弟兩人，盡獲罪遠出，使父母終日掛念。暮年的人受不得過於悲苦，倘然一半年中有了參差，我兄弟一時不能回來，既不克養生，又不得送死。豈非罪可彌天！大凡極惡之人，一時都有良心發現。魯鵬現在良心畢露，悔恨不及。惟有一頭滾入魯老夫人懷內，一哭而已。庵中眾姑子無不墮淚，齊走上來再三勸解方止。魯道同忙命家丁們，好生款待來差酒飯，不可怠慢了他們。

魯老夫人雖止住哭聲，一把抓住魯鵬的手，問長問短。又見他兩腿打得這般狼狽，萬分不忍，那眼淚如斷線珍珠，「撲撲簌簌」直下不止。魯道同也立在一旁，不住的拭淚。魯鵬跪在地下道：「兒子不肖，累及爹娘，罪應萬死。兒子又要遠別膝下，惟望

爹娘保重身體，不可為兒子悲傷。兒子的罪名，尚可減去幾分。」魯老夫人哽咽著道：「乖兒子，此刻也不必說你累捎了我，我累捎了你的話。只怨大家的命都不好罷！我只愁你迢迢萬里，孤身遠去；叫我怎生放心得下呢！」母子二人，絮絮叨叨說個不住。

魯道同道：「你也不用囉嗦了。讓他到媳婦房裡，去分別分別。你該把他應用的衣物檢點出來，好交代他帶去穿換。他回家來是個私意，不能久耽擱的。」魯老夫人聞說，才鬆了手道：「適才媳婦見你回來，忽然暈倒。咳！他也是個苦命，弄得少年夫妻生離遠別，叫他怎不傷心？你到後面看看他去，安慰他幾句好話。我代你收拾些衣物，帶在路上換換身罷。」

魯鵬答應，來至後進房內，他妻子睡在牀上，兩淚交流。見了魯鵬走進，坐起身一把拉住衣袖，抽抽咽咽的好半晌道：「我以前百般樣勸你，不可大意，你只當耳邊的風。如今鬧得家破人亡，妻離子散，丟下我這苦命的人，又沒有一男半女，將來倚靠著誰？再則公婆六旬以外之人，自遭了這風波，日夜悲愁一，形容憔悴不堪。你才也該見過了，直同風燭草霜，朝暮可慮。你既遠出，大伯又犯罪新疆，大姆姆未知可肯回來？叫我這麼一個年輕堂客，怎樣支持？」說罷，又哭了。

魯鵬歎了聲道：「你也不必抱怨我了，我此番悔之莫及。只要你侍奉爹娘，不時寬慰，以代我之職，我若有日歸來，斷不忘你好處。倘竟從此永別，我做鬼亦感激著你。一切都因我拖累你受苦，想你往常是個大賢大德的人，諒也不來怨我。」夫妻兩口唧噥了一回，又彼此對哭了一回，直鬧了半日。魯鵬怕的解差不肯久待，忙止住淚痕。復又叮囑了他妻子幾聲，即往外面來。

魯老夫人早將各家送來的衣服，揀出幾套魯鵬合身的，打了一個大大包裹。魯道同封了五百兩銀子，給他沿途使用。另取了二十兩，送與兩名解差，托他們一路照應。外有書函一封，是到雲貴總督的，交與魯鵬貼身收好。

原來雲貴制台，是魯老的心腹門生，他這個缺也是魯老代他謀幹的。所以寄書於他，叫他「念師生情誼，照看世弟。可以鵬兒到了那裡，不致受苦」。又托他「遇有機緣，千萬代你世弟謀為贖罪」等語。

解差見天色不早，上來催促。魯鵬亦自知難以久留，即叩別父母登程。魯老夫人復又拖住，一聲兒一聲肉，哭叫起來；還是魯道同怕的耽誤限期，諸多不便，硬著頭皮將魯老夫人拆開，叫老姑子們拉到後面去了。便切實囑咐了魯鵬一番，沿路小心，冷暖保重。「到了雲貴，見了你世兄，自有安置你的處在。第一早寫封平安家書回來，讓你母親放心。大約我與你母親，妻子，在這幾日內亦要打點回轉山西。好在故鄉尚有薄田；可以餬口。不然久住此間，那裡來的日用。不知你罪滿回家，我與你母親可能看見你了，你好生去罷。」魯道同說到此處，也滴下淚來。

魯鵬此時，如萬箭攢心，淚如雨下，跪倒在地，道：「兒子此去，有父親書札，世兄必然另眼看待，父親但請寬心。惟求父親自己調養暮年，母親如過於悲苦，還望父親開導。」魯道同點點頭，扶起魯鵬道：「天快晚了，你們還要趕出城去住宿呢！家中自有我主張，不須你愁煩。」

兩名解差見他父子依依不捨，未知牽延到什麼時候？城裡又不便過夜，若被本衙門知道，我們吃罪不起。遂上來帶說帶勸，道：「魯少爺上路罷，依到明日都要分手的。你少爺只顧自己說話，全不體貼我們。就是你老人家回來一趟，我們即擔著千斤的重擔子呢！一經衙門裡曉得，你少爺既不好看，我們是罪上加罪。」說畢，不由魯鵬做主，硬行攙了起身，往外就走。魯道同趕著招呼道：「一路拜煩二位照應，回來我多多酬謝，決不食言。」解差們一頭走，一頭應道：「我們理會得，老大人只管放心。」便腳也不停，一溜煙扶著魯鵬如飛去了。不敢走官街大路，怕的有人撞見。由小巷穿出城門，尋了所寓處歇下，預備來日大早，按站起程不提。

且說魯道同見魯鵬已去，也覺傷心。即回身來到後面，見魯老夫人猶自哭得淚人一般。魯鵬的妻子，也掙扎著出來伺候婆婆，陪著在一旁哭泣。正所謂世上兩般悲名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雖是俗濫不堪之語，此番魯道同家父子，夫妻分別的百般慘境，這兩句倒還貼切。魯道同又勸說了一頓，方才止住。使婢們服侍魯老夫人，重新勻面掠鬢。早擺上晚膳來，現在大家都覺悽惶，不過胡亂吃了兩口，便命撤去。各悶悶無言，回房安息。

惟有魯鵬妻子，夫婦向來恩愛，又同在少年，分外較人悲苦一層。睡在枕上，何曾合眼，整整吞聲暗泣了一夜。次日，即頭昏腰痛，病倒在牀。慌得魯老夫婦，延醫調治。魯老夫人又時時到他房內，婉言勸說。過了幾日，始漸漸痊癒。

魯道同見媳婦病退，即思量起身。親往各家走辭親友等人，又告借了若干回來。叫家丁們僱定長路驛車兩乘，一乘自己坐，一乘叫老夫人與媳婦合坐。其餘願跟回山西的男女僕婦，都僱了小號車輛幾乘。不願去的，即時遣散，又酬謝了蓮花庵當家老姑子，數十兩銀子。道婆等人，皆有賞給。老姑子即忙著準備素齋送行。魯府一班至親，亦擔了酒席過來餞別。

魯道同擇定來日登程，此次不過隨身衣物行囊，其外俱無，早一日聊為收拾。次日清晨，車輛已齊。魯老夫婦早備下香燭紙馬，清齋果品，在大殿上供佛。因耽擱了多日，無作踐佛地。道婆忙去撞鐘敲磬，拜罷起身，又與老姑子師徒等人作辭。老姑子說了多少簡褻怠慢，千恩萬謝的話。魯道同見日色已出，即催促動身。眾人皆上了驛車，老姑子猶欲送出城外，被魯老夫人再三擋住。老姑子對著車前，稽首道：「太太少奶奶們，前途保重，恕小尼不遠送了。」即回身帶著眾徒弟，仍轉庵堂。

看官們試問，魯道同身居相位，極品尊榮，此時若功成退隱，致仕還鄉，車輛馬匹固多十倍，就是同朝的大小各官，十停亦要來八停相送，遙想一路上執手臨歧，殷殷祖錢，何等熱鬧！誰知今日乃獲罪被黜，家財盡行抄沒，兩個兒子又皆充發，雖有幾家至親好友，都不敢公然來送。日前到庵裡餞別的時候，即預先說明。刻下僅有數乘車輛，幾口親丁，七八名男女僕從而已。加以行李蕭條，不堪入目。

魯道同前次在街市上，受過一場羞辱，是個驚弓之鳥。又怕有人嘍哨，悄悄吩咐眾家丁，保護車輛飛速出城，愈快愈妙。家丁們領會得主人意思，叫眾車夫把驛馬加上一鞭，飛也似一口氣趕出城外。到了一塊空闊所在，車輛停住，將車上物件略為整理。眾人又飽餐了一頓，架上驛馬，直向山西大道進發。

走了數日，魯鵬的妻子復病倒下來。一因思念丈夫，日夜愁苦；二因病體新痊，受不起風霜勞頓。魯道同見媳婦有病，只好沿途耽擱，尋覓名醫診視。所經過的地方，無非鄉村鎮市，那有高手醫家。況且今日這個郎中，明日那個大夫，各有各的見解，各用各的藥品，反醫得病人一日重似一日，勢漸垂危。魯老夫婦十分著急，所幸已入山西地界，離家不遠。便命旦夕趕，到了家不數日工夫，魯鵬的妻子即歿了。

魯老夫人思兒慟媳，分外傷悲。相巧魯鵬的妻子，趕了回來。因魯鵬發遣新疆，不便帶家小同往，差了兩名誠實家丁，送他妻子進京。走到中途，聞得魯道同亦被參革職，魯鵬充配雲南。既然公公，小叔都不在京，沒了投奔，進止兩難。還是魯鵬的妻子有點見識，知道家財抄沒，二叔又遠配他方，公婆京中難以存身，必回山西無疑。即吩咐改道向山西而去。到了家中，婆媳相見，說不盡多年離別，敘不盡目下顛沛，末了只落得抱頭一哭罷休。

魯老夫人見大媳婦回家，又帶著兩個孫子同回，二三年不曾見面，都長成了。不免一悲一喜，減去幾分悲慟。魯鵬的妻子又從旁極力解勸，漸漸才將想念二媳婦的心腸，撇在一邊。又與魯老商議，「媳婦的母家甚遠，他丈夫又沒有見面。這點小小年紀，一命夭亡，兼之平日甚為孝敬你我，媳婦身後，該要大大熱鬧一番，方對得過他。不然他在陰司，都要怨你我寡情。好在此時已回了鄉井，還怕什麼人議論我家，難不成再在京中參我家一本麼！」魯道同也說：「應該如此，你做主就是了。」魯老夫人隨即發出銀兩，叫家丁們分頭延請高僧高道，七七追薦。本地紳士親友，都來弔祭。後來直待到魯鵬遇赦歸家，始擇期入葬祖塋。

惟有魯鵬死在新疆，因道路甚遠，又沒有親丁同在，那邊跟去的家丁，買了棺木裝殮，擇地安葬。魯老夫婦得了信，又不免痛哭一場。即命媳婦孫兒，掛孝開喪，招魂致祭。

從此魯道同埋首鄉間，領帶兩個孫子讀書上進。下文即沒有他家交代。這種作惡之家，天不絕其後嗣，就算是他祖宗尚有餘德。一敗之後，焉能再振，料想子孫也沒得發跡的了。

單說陳寶徵自參倒了魯道同，聲名大振，人人皆贊他風峻。朝內自去了這個奸相，紀綱一整，內外肅清。有多少屈抑沉埋的，

此時盡吐氣揚眉，重睹天日。無不推功到寶徵身上，群頌他有膽有識，乃少年中之拔萃。適值吏部申奏江蘇蘇鬆太兵備道缺出，御筆親點，著陳寶徵補授。又簡放陳仁壽巡撫江西。一日之中，叔姪皆沐殊恩，同朝人人欣羨。又齊稱他叔姪，有此除惡大功，得之何愧。原來陳仁壽力贊寶徵上那奏折一事，目下各官俱知其細。仁壽、寶徵得了信，也歡喜異常，即預備召見請訓，出京等事。一時間，兩邊公館內，車馬盈門，過來道喜的，絡繹不絕。甘露亦知道此事，忙趕來給他叔姪賀喜，並有家書托寶徵順寄揚州。現今甘露亦由主事轉升到兵部郎中，記名以道府並用。

過了一日，仁壽叔姪內庭召見，奏對時申明請假一月，便道南京省視父兄，接取眷屬。下來又往各同年世誼處，謝步辭別。

眾官皆請宴餞行，他叔姪該去的，該辭的，不須細說。到了起程這一日，眾官俱來走送，叔姪力辭方止。惟有甘露，直送到十里以外方回。他叔姪們，一路曉行夜宿，往南京而來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雲從龍奉到批折，即將魯鵬、朱丕、賈、許等人，照例發遣。又札飭陳寶焜，迅速回任。各事發落已畢，即聞得陳仁壽放了江西巡撫，寶徵得了蘇鬆太道。忙命備轎，至小儒處道賀。

小儒這邊亦早得了驛報，方夫人等欣喜非常。接著眾親友聞風，都來賀喜。正忙著迎送，從龍亦至，眾親友連忙迴避辭去。

小儒同眾人迎接入內，彼此見了禮，各敘了幾句套話，從龍即笑對小儒道：「二郎甫經回任，令弟與大郎又榮放京，不知你這老封翁怎生快樂，倒要請教一二。」小儒笑著，欠身道：「舍弟小兒們僥倖，皆上荷國恩隆重，下賴諸位伯父叔父們的福庇。」

王蘭便接口道：「若說介臣巡撫江西，徵兒榮放外任，皆係意中之期許。其所奇者，焜兒在外扳倒小魯，徵兒在內扳翻老魯。去小魯易，去老魯難。何也？小魯不過一守牧，又有前愆可稽，復加以在田之力，試想小魯縱有三頭六臂之神通，亦難逃沫網；若老魯則樹大根深，難以斬伐，且又爪牙耳目甚多，棋佈星羅佈滿中外。在朝多少前輩高官，有骨氣膽量者，亦不乏其人，均扳他不倒。老魯之不容易去，可想而知。徵兒雖然得著那封私書把柄，究竟一係新進，一係久踞，若臨時稍為氣餒，顧及身家，即難以舉行。他居然明目張膽，不避嫌怨，參他一本，尤奇者連魯鵬都羅致在內。所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真做得直捷痛快，駭人聽聞。不意這麼一件朝野共服的大事，出在一個新列言官，年少的儒生手內，叫人怎不欽佩！小儒還說托賴我等伯叔們福庇，其實我等忝居伯叔，自愧難步後塵，真要羞煞若干老輩中人。明兒徵兒回家，我倒要細問他，怎麼動了參魯老的意見，怎麼不待商量，竟鼓勇而行？我卻不知他有多大膽量，大約他膽子比身子還大呢！子龍一身都是膽，此語大可借贈。」

小儒笑道：「者香未免過於謬獎了。小孩子家那裡稱得膽量，不過仗著血氣之勇，不計可否，竟冒險而行。該應魯老頭兒倒運，成就了他的聲名，此乃僥倖成功，何足為法？若以者香之贊，直稱贊得他世上寡二無雙的。」王蘭聽了，正色道：「小儒此言大錯大錯。我與你交情勝似手足，所差不過你我異姓，你的兒子即是我之子姪。本來徵兒這件事，實在令人拜服。我豈，能學而今時俗，虛褒妄獎。難道我和你還用浮言客套麼！」

小儒未及答言，伯青在旁笑說道：「你們不必爭論，聽我分解。小儒雖錯，尚有可原。寶徵是他兒子，者香贊他兒子好，他不能也隨聲附和的說好，必得要謙辭兩句。不知我等一人之交，無須謙讓，此乃小儒之錯。若論者香之稱贊，雖出刁；本衷，未免亦有太過之處。其中我與楚卿等人，生平毫無建樹，甘拜下風。惟者香與在田，卻非我等可比。在田有平粵寇之功，者香有靖海賊之績，你兩人皇皇偉業，中外皆知，與徵兒之參倒老魯，可謂工力悉敵。」

說著，回頭對小儒笑道：「至於你這位令尊老封翁，雖做過歷任封圻，大廷卿貳。若與令郎比較起來，小儒，休怪我直言。尊翁競要退避令郎三舍，令郎卻遠勝尊翁不止十倍。在諸位品評，我這議論可平允否？」伯青說罷，引得從龍等人拍手大笑道：「伯青之說，公平確當，兩造皆可無詞。未免使老封翁有些難處，好在是自家兒子跨灶，猶可解慰。」小儒笑道：「罷罷罷，我從此真要箝口結舌，永遠不敢同你們說話。一經開口，我既有了不是先在身上。尤其者香，更外難纏，說起來都是長篇大套的一陣訓責。」王蘭亦笑道：「你不用放刁，本怪你謙非所宜，以致責由自取。難不成伯青也幫著我，硬派你不是麼？」眾人又說笑了一回，從龍便作辭回署。

晚間，方夫人待小儒回後，即說到預備戲酒，請眾親友們過來熱鬧兩日。小儒道：「爽性俟他叔姪們回來，再請客不遲。」方夫人道：「他們回來，不能久住。又要忙著料理媳婦們動身，那裡還有工夫請酒呢！不如趁著這幾天，消消閒閒的，請兩日酒，唱數本戲，好得多呢！你請過了，我還要接著請我體己的客。」小儒點首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明日就叫外面定席，傳喚班子，一准後日請客。大約四五日，也可請遍了。」一宵無話。

次早，小儒叫了聽差家人上來，吩咐辦酒定戲，又分頭去邀請親友，無非伯青等陪客。外邊綠野堂以及園中各處，皆張燈結綵，大開筵宴。小儒請過男客，方夫人又請眾家內眷，忙得內外家丁們，人人無暇。約有半月之久，才算清楚。

這日，小儒正坐在書房內，查點請過的親友，怕有遺漏，招人怨尤。忽見家丁進來，回道：「二老爺同大少爺，座船已抵碼頭，少頃就回府了。行李等件，均已先到，請示在那裡安置？」

未知陳仁壽叔姪回家，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